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水平考试中心学术文库

HSK与语言问题

黄理兵 著

HSK考试管理信息化及基于统计的考试质量控制

汉语测试初学集

语言测试与信息研究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测试研究

汉语测试与句法研究探微

从『试』偶拾

现状与对策——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研究

汉语水平考试建设和计算机辅助教育

问学录

汉语测试与话语分析探究

张凯自选集

汉语测试探微

HSK与语言问题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水平考试中心学术文库

HSK 与语言问题

黄理兵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HSK 与语言问题 / 黄理兵著. — 北京 :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1. 6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水平考试中心学术文库)

ISBN 978-7-5619-3058-8

I. ①H… II. ①黄… III. ①汉语—对外汉语教学—水平考试—文集 IV. ①H1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29352 号

书 名: HSK 与语言问题

责任印制: 姜正周

出版发行: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83

网 址: www.blcup.com

电 话: 发行部 82303648/3591/3651

编辑部 82303647/3592

读者服务部 82303653/3908

网上订购电话 82303668

客户服务信箱 service@blcup.net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5.75

字 数: 177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619-3058-8/H·11098

定 价: 22.00 元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82303590

目 录

时空观念的不平衡性和存现句分析	1
从语言看时空观念的不平衡性	6
刍议语言与非语言交际工具	15
生物交流研究成果对人文社科学者的启示	23
“A 是 A, B 是 B”句联的内部构造和外部构成	33
“A 是 A, B 是 B”句联的语义考察	47
“A 是 A, B 是 B”句联的语值考察	60
《现汉》词性显性标注的失误	70
“陪笑”和“赔笑”	79
会话的非预期加入	84
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的话轮交接	113
中级留学生作文中句首的篇章连接成分	123
HSK 阅读理解试题的语料和命题	139
HSK[中级]综合阅读的设计及题型分析	156
C. TEST 口语面试及其评分	169
后 记	179

时空观念的不平衡性和存现句分析^①

中国的哲学传统中很早就将时间和空间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管仲（约前 723 或 716 ~ 前 645）说：“天地万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②。“橐”是口袋的意思，第二个“橐”活用为动词，“有”即“又”。这句话是说，天地像口袋一样包容世间万物，而“宙合”，即时间和空间，又把天地包容其中。“宙”指时间。《说文》：“宙，舟车所极覆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舟车上覆如屋。极者或曰覆也，舟车所极也。淮南齐俗，往古来今谓之宙。”“合”则指空间。所以在管子这里，时间和空间是作为一个统一的概念而提出的。其后的尸子则明确了“宇宙”的概念：“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③此后的哲学家在讨论时空问题时也都继承了这种传统，这与古希腊的传统大异其趣。

但是，中国哲学传统中的这种现象却并不说明中国人提高了在希腊人那里被降格的时间的地位。他们之所以总是将时间和空间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谈论而不作严格的区分，是因为他们的这种时空统一的概念直接来源于上古的观象授时。这种时空不分的做法正好说明了他们并没有真正从哲学抽象的角度去考虑脱离了特定空间的纯时间观念和脱离了时间的纯空间观念。而观象授时活动的最初来源则是人们对太阳的重视和崇拜。

实际上，在中国的神话、巫术和宗教传统中，空间的地位一直处于时间之上。《山海经》中记录的那些奇鸟异兽，其空间方位总是不

① 原载于《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1 期。本文的写作得到了李向农教授的指导，谨致感谢！

② 《管子·宙合》。转引自李烈炎《时空学说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 页。

③ 《尸子》下卷。转引自李烈炎《时空学说史》，第 21 页。

厌其烦地详细交代，而其存在的时间则从不提及，这些神话里几乎没有过去、现在、未来之分。神话中的英雄人物盘古也只是开辟了天地，“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盘古虽然“极长”到了“万八千岁”，但这个漫长的年龄并非由“浑沌”之中与天地（空间）一起开辟出来的抽象化了的时间，而是附属于主体的一种生理属性。这样，盘古神话的创造者实际上是把代表空间的天、地置于关注的中心，而将时间弃于一旁。

中国人对于空间的重视在对空间方位的崇拜上表现得很明显。东、西、南、北、中五方代表着阴阳五行中不同的含义，不容混淆。天子坐于象征宇宙四方的明堂之上，须坐北面南，使阳光能直接照到他的脸上，臣子只能北面而事之。在家中吃饭时，长者、尊者必须坐在面向大门的“上席”。人死之后，墓地的选择必须看好方位，以求得好的风水，而下葬时死者头、脚的方向也不容错乱。道家、儒家乃至佛教弟子都很重视空间方位。汉族如此，少数民族也是这样。赫哲族信奉萨满教，尊崇“卧杜妈妈”，认为她住在东方，所以东方和“东”这个空间名词非常神圣。土家族崇拜土地神和“四方神”，尤其是后者，掌管着很抽象的空间方位。

中国人也崇拜时间，但这只是空间崇拜的一种流变和表现形式。如婚丧嫁娶乃至祭祀出行都特别讲究“黄道吉日”，所谓“日吉兮辰良”。但所谓“黄道吉日”的确定，是根据太阳在“黄道”上运行的某一特定位置，这显然又回到了空间基础。一年四季各个重要的节日、节气，也大都与太阳的空间运行有关。

自从赫尔曼·闵可夫斯基（1864～1909）将时间作为三个空间坐标之外的第四个坐标，从而不仅在哲学上，也在技术上把时间和空间结合为一体以来，人们似乎在时间和空间上再也区分不出哪一个更基本、地位更重要了。尤其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更使人们坚信，“时间和空间，不管它是存在，还是只是人的思考中错觉的范畴，都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①然而，在意识深处，人们仍然没有忘掉二者的区别。一旦有必要在二者中作出选择，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空间放

① 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中译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40～341页。转引自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

在更重要的地位。语言学家们对于现代汉语存现句的分析就表现出了这一点。

存现句包括存在句和隐现句。以前曾对此产生过争论,以至于对它的外延还有不同的看法。简而言之,像“台上坐着主席团”、“村里死了一头牛”这样的句子就是存现句。其特点是由三段构成:(1)处所词语;(2)动词带“着”或“了”;(3)名词性词语。有些人则认为第一段也可以由时间词语构成,或者既有处所词语又有时间词语。我们就从几家有代表性的论著对存现句第一段的不同态度来看看人们对待时间和空间(处所)的认识。

有的论者只把第一段出现了处所词语的看做存现句,处所词语成了构成存现句的必要条件,如范方莲《存在句》(《中国语文》1963年第5期)对时间词语就不看重。文中说:“A段(即第一段——笔者)前有时可以出现一些表示时间的词语,但这种情况不多。”然后引了三个在处所词语之前出现时间词语的例句,但没有讨论时间词语出现在处所词语之后的情况。宋玉柱《现代汉语语法基本知识》(语文出版社,1992年版)在《存在句》一章说:“存在句是存现句的一种。表示什么地方存在、出现、消失了什么人或物的句式叫存现句”,“存现句中表示出现、消失的句子叫隐现句”,“表示存在的句子叫存在句……存在句的结构形式就是处所+存在方式+存在主体(空间词语+动词+名词性词组)”。后面的论述则严格遵守自己的定义,不涉及时间词语的情况。这种处理很明显地将时间看得不如空间那么重要,只是他没有说明理由。

另一些论者在对待时间问题时则出现了某种尴尬。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给存现句下了定义:“表示何时何地存在、出现或消失了什么人或事物的句型叫存现句。”定义中照顾到了时间,可能想对时间和空间一视同仁。但后面又有一句:“常见的格式是:处所词语+动词+数量名短语”。由于这一句补充说明,后面的论述在多数时候就将时间词语抛在一边,似乎定义中提到的“何时”因为不“常见”就可以置之不理了。所以在对存现句进一步分类时就完全不顾“何时”:“存现句可以分作存在句和隐现句两类。存在句表示什么地方存在什么人或物……隐现句表示什



么地方存在或消失了什么人或事物”。这就与前面对存现句的定义发生了错位。更加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讲隐现句时所举的例句中却又出现了时间词语：“又过一会，隐隐响起雷声。（现）”“放假的第一天，我们班里走了三十个同学。（隐）”书中讲存现句是作为主谓句的一个小类来讲的，前一例句中句首只有时间词语（“又过一会”可以看做是句首的时间词语），没有空间词语，似乎时间词语应做主语。但是后文却说：“存现句动词前头的的时间词语表示人物存在、隐现的时间，有修饰性，是状语。”这个处理和解释多少有些理由不足。“有修饰性”是比较抽象的意义，析句时从抽象的意义出发是不好把握的，何况人们会有疑问：为什么时间词有修饰性而空间词就没有修饰性呢？后一例句中“放假的第一天”的修饰性就不明显，即使把它看做陈述的对象，做全句的主语来分析也并非没有道理。而且，我们还可以将这句的语序变换一下，说成“我们班里，放假的第一天走了三十个同学”，再把它和原句相比，就更能看出所谓“有修饰性”一说是站不住脚的。这种在时间词语的处理上犹豫不决的做法说明作者既想将时间与空间等量，却又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归根结底还是不自觉地给二者分出了轻重。

第三种意见则注意到了时空同现的事实，并对时间给以足够的重视。而在析句中只能承认一个主语时，优先考虑了处所词语。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讲到：“名词、人称代词、名词性词组充当的主语有双重性质：一是事物性，一是时地性。体现事物性的事件名词、处所名词用作主语时，谓语说明时间或处所本身怎么样，或者说明时间或处所是行为的对象。”“体现时地性的时间名词、处所名词指明事情发生或事实存在的时间或处所，它们也可以作主语。例如去年 || 发生了几件大事。这里 || 有一些新书。如果这种时间名词、处所名词放在别的主语之前，它们就成了全句的修饰语了。例如：（去年）世界上发生了几件大事。（这里）我们 || 有一些新书。当然……至于句子头上接连出现时间名词和处所名词的句子，如例，首先应该让处所名词作主语，即使说成‘世界上去年发生了几件大事’，主语仍旧是‘世界上’。”这里没有说明为什么当时间词语和处所词语同现时，无论其位置先后，都要以处所词语做主语。我们



认为,这反映了人们在考虑时间和空间问题时是很难做到平等看待的,空间占上风是很普遍的事情。

与此意见相同的还有邢福义主编的《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认为:“存现句的基本格式是:某处(某时)存在着(出现了/消失了)某人某物。”下文讲到存现句的特点时,提出“主语具有时空性”是其第一个特点:“存现句的主语一般是由表示时间或空间的名词性词语充当的,它们分别表示人或事物存现的时间和处所。”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下面的论述:“存现句总是特定时间和空间里发生的现象,表示时间和空间的名词性词语往往可以在句首出现。析句时,由于不好二者都算主语,因此,可以将空间词语分析为主语,时间词语分析为状语。”这种处理可谓简单明确,既便于操作又避免了混淆。作为教材,不可能在时间和空间的地位问题上做过多的文章,但这里的处理使我们感到,编者优先考虑处所词,以处所词语为主语可能正是为了照顾人们在观念当中以空间为重的倾向。

综上所述,在存现句时空词语的分析上出现的这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都不约而同地表明,在人们的观念中,时间和空间具有不平衡性,空间的地位要高于时间,而不是像人们一般认为的那样,二者只是一种简单的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联系的看似平等的辩证关系。如果时间和空间真的是不分高下伯仲的,那么就应该有第四种处理方法,即当时空同现时,无论是时间词语还是空间词语,都一律以语序作为根据,处于后面的(或处于前面的,道理一样)作为主语。这就真正做到了平等、平衡。但是至今为止还没有哪个语法学家持这样的观点。这正说明了时空观念的不平衡性是根深蒂固的。

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不仅是哲学领域的重要课题,也是文化语言学领域的重要课题。人类社会的时空观念具有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空间观念早于时间观念而产生,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在人类认识中,空间的地位比时间更重要。限于篇幅,本文未能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展开。笔者将另文讨论这一问题。有兴趣的读者还可以参阅吴国盛《时间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和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同上,1992年版)。

从语言看时空观念的不平衡性^①

一 时空观念不平衡性的表现

在世界上很多种语言中，一些表示空间的词语都可以用来表示时间。相比较而言，它们最基本、最早的意义都是表示空间，只是后来通过引申才兼表时间。这些词包括介词、名词、方位词、动词、形容词、助词、副词等。^②

很多语言中的介词“从……到……”都是既可以表示从甲地到乙地，也可以表示从甲时到乙时。如俄语的 от... до...、英语的 from... to...、法语的 de... à...、日语的 から... まで等都是如此。这些词语在词典中的释义，表示空间意义的义项总是摆在第一条。如英语的 from，查《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共有 13 条义项，第一条是“used to introduce the place, point, person, etc. that is the starting - point”，第二条是“used to indicate the starting of a period of time”。再查其他的词典，都是这样，空间义在前，时间义在后。汉语的“从”和“到”是两个介词，它们在现代汉语里也能搭配使用。可以用它们来介引空间（处所方位），如“从汉口到武昌，坐公共汽车半小时就可以到达”、“他从屋里走到屋外，又从屋外走到屋里”；也可以用它们来介引时间，如“华师语言学系从成立到现在已经有半年了”、“这个课题从申报到批准只花了一个月时间”。“到”

① 原载于《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1 期。本文的写作得到了周光庆教授的指导，谨致谢忱！

② 下文俄语、法语、日语、德语的材料引自伍铁平《“日出”、“日落”和语言古生物学》，见《语言漫话》，于根元等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 年版。



原来是动词，后来经过虚化才可做介词，以至于即使在现代汉语中，人们有时候也还不承认它是介词^①。“从”本来也是动词，但是很早就有了做介词的用法。做介词时，最初只能用来介引空间，不能介引时间。陈梦家的《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引录了甲骨卜辞中“从”做介词介引出空间条件的例子，如“从向归”等。陈梦家认为甲骨卜辞中的介词“从”不能用来介引出时间条件。到了《左传》，“从”则既可用于介引空间，也可用于介引时间。介引空间如《宣公二年》：“从台上弹人”；介引时间如《昭公四年》：“从古以然”。

再来看看其他词类的例子。日语のうち（内）可表示“内，里面”，也可表示“时间，时期，（多少时间）以内”等意思。とてろ（所）也是表示“地点”的意思在先，表示“……的时候”的意思在后。德语的名词 Seit（方面，边）引申做介词表示时间：seit（自从）。表示“距离开始的时间很久”这个意思的形容词“深”，在多种语言中都是借用表示“从上到下或从外到内的距离大”这个意思的“深”。汉语中如此，其他很多语言中也都如此。例如“深夜”，俄语是 глубокая ночь，德语是 tiefe Nacht；还有俄语的“深秋”：глубокая осень；“远古”：глубокая древность（字面直译是“深古”）。其中 глубокая 和 tiefe 的本义都是表示空间距离的。王德春在《词汇学研究》一书（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中考证了拉丁语名词 ordo 各义项间的发展顺序，他指出，ordo 的本义是“织上纬线之前的并行经线的总和”，由此引申出“物体次序”的意义，在此基础上，“在心理上往往自然转向时间上相互交替的事实的顺序，即‘时间顺序’”。这是证明词语由空间意义引申出时间意义的一个很好的论据。

藏语也是这样。胡坦（1996）专门研究了藏语中的时间名词和时间副词，指出，藏语时间词大都是由空间—视觉概念的词引申转换而来的。他以现代拉萨藏话为例，从四个方面作出了论证：（1）空间方位词引申表时间；（2）用具体实物名称引申表时间；（3）利用空间移

^① 如《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认为这个意义的“到”是介词的，有邢福义《汉语语法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其实，即使不承认它是介词，也不影响我们的结论。

动词语表时间流动；(4) 用一维空间词描写时间长度。这表明，藏语中的情形与我们所指出的其他语言中的情形是一致的。

汉语中这样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除了形容词“深”和其他语言的情形相同之外，还有形容词“遥”、“远”、“近”、“短”等。“遥”、“远”、“近”等词，单从记录它们的汉字字形上即可知它们的本义是与路程和空间距离有关的。据许慎《说文解字》，这几个字属“辵”部。“辵”字在甲骨文中“从行（道路）从止（脚）”，意思是人走在路上。这显然是一种空间形象，而与时间没有多大的关系。辵部还有“迈、随、逝、过、逾、迁、近、迫、迓”等字（不一定记录形容词），它们的本义显然都是表空间的。如：“迈，远行也。随，从也。逝，往也。过，度也（段注：引申为有过之过）。逾，越进也。迁，登也。近，附也。迫，近也。……”后来，这些汉字都通过引申而具有了表示时间的意义。比如，“迈”可指老，如“年迈”；“随”有了表示随后、随即的用法；“逝”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第一个义项是“（时间、流水等）过去”；“过”成为了现代汉语中一个很重要的时态助词，用来表示某种行为或变化在过去的时间里曾经发生；“逾”也可以用时间名词作为它的宾语，如“逾期”；“迁”由本义“登”发展出“迁徙”之义，然后可用来表示时间方面的变化，如“变迁”可表示阶段性的变化；“近”则成为日常语言中常用的表时间的形容词；“迫”有“急促、紧急”义；“迓”与“近”相似，如“迓来”意即“近来”。

即便是那些本义就与时间有关的汉字，我们也可以发现它们最初的认知基础仍然是空间。还是来看看辵部字：“速，疾也。迅，疾也。迟，徐行也”。这三个字的本义都是有关物体运动速度的，速度概念是在空间和时间观念结合的基础上产生的，看来此处空间和时间难分轻重。但是这几个汉字的字形无一例外地以表空间的“辵”作为偏旁，可见即便是时间空间糅为一体的速度概念也必须以空间的认知作为基础。

再如几个重要的时间词语“節（节）、間（间）、𡗗（时）”等，从它们的字形上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節（节）”字从竹即声，本义是竹节。因为竹节是每隔一定距离就重复出现的，所以后来把每隔

一定时间就重复出现的“节日”也叫做“节”。“間（间）”的字形像门中见日，意为空隙。后来把时间上的间隙也叫做“间”。“𠂔（时）”在甲骨文中从之从日，是个形声兼会意字，有人认为意思是太阳向前运行。太阳的运行就是时间的运行，所以该字是用空间化的方式来表示抽象的时间。

还有很多类似的词语就无须一一解释了，如“上、下、内、外（有些方言中有“外后天”，即大后天）、进、出、回、开、并”……

从以上的大量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类的空间观念早于时间观念而产生，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之上产生的。

正由于时间观念晚于空间观念而产生，所以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必然有过这样的阶段：人们只有空间概念而没有时间概念。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有力地支持了我们的推论。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讨论了原始人的空间观念，认为人类很早就具备了空间观念，即较原始的对于空间关系的感知和把握。的确，对于物体之间方位关系和空间距离的认知和把握是原始人类不可缺少的生存条件之一。在此基础上，他们发展起了较为高级的、抽象的空间概念。至于时间，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了。即便是已经与文明社会有所接触和交往的一些较为落后的民族，有些也没有时间概念。美国的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就提到，印第安苏人没有“时间”这个词，没有“迟到”或“等待”之类的词语，也不知道迟到或等待是怎么回事。纳瓦霍人没有关于“未来”的观念，而非洲的一些民族则无法区分过去和现在。美国语言学家富兰克林·福尔索姆的《语言的故事》中也写到：“太平洋罗布里恩群岛上的居民对时间概念就比较无所谓。时间在他们生活中没有多大意义，因此他们的语言也没有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之分。”

由于空间观念的历史长于时间观念，也由于二者在认识上的不同特点（后文将讨论这些不同特点），所以在人类认识中，空间的地位往往比时间更重要。笔者已在中国文化传统的范围内讨论过这个问题（黄理兵，1999）。在西方哲学史上，这种倾向也有所反映。从古希腊的爱利亚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到中世纪的圣·奥古斯丁，再到现代的罗素、麦克塔加，西方的哲学家们总是把空间的地位置于时间之上，设法降低时间的地位，甚至怀疑时间的存

在，或者干脆主张取消时间。与这种思潮唱反调的只有柏格森一人，但这毕竟无法扭转乾坤。早期也曾将时间放在空间之上的海德格尔，在后期“又放弃了这种看法，反而认为，空间更基本，而时间只是在空间之上才会突出出来，因为空间关系到人类的栖居，而栖居是人类进入‘此’的前提，时间只是在‘此’中才会出现。”^① 哲学史上这种有趣的“厚此薄彼”的现象也印证了我们关于时空观念的不平衡性的结论。

二 时空观念不平衡性产生的原因

时空观念不平衡性的产生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从对空间和时间的感知来看，空间关系更容易为人们的感觉器官所感知。空间感建立在视觉、触觉和听觉上，而时间感则不能明确地与某一种感官联系起来。有人认为时间感可能最初来源于听觉，因为声音是随时间流逝的方向消长的，听觉的感受使人们体验到了时间的流逝。但这毕竟不像空间感与视觉、触觉和听觉的联系那么直观和紧密。事实上，时间感的产生就算是真的有听觉作为基础，它也不可能是一个很强大、稳固的基础。诉诸视觉、触觉，就是所谓“看得见、摸得着”，而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总是比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更实在、更真实，更容易为人们所认识和接受。被人们所感知的事物中，绝大部分都是可以视觉、触觉所感知的，其中有一部分能发出声音，可以同时被听觉感知，还有一部分不能发出声音，不能同时被听觉感知；只能发出声音而看不见、摸不着却又被人们明确感知的事物是很少的。尤其是在人类认识活动发生的早期，人们更多地依赖于视觉和触觉去认知和把握世界。因此，空间观念早于时间观念而产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在时间观念的产生过程中，内心体验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而内心体验能力的产生则是人类认识发展到较高阶段以后的事情，它只能晚于人类对于空间关系的感知和空间观念的产生。（谢林，1976）

① 这段引文摘自吴国盛先生于1998年5月24日写给笔者的信。

李宇明(1998)也从儿童的语言理解和发生的角度证明,汉族儿童对于询问处所的问句的理解和掌握要早于询问时间的问句,并指出国外儿童也遵循这一顺序。其原因在于,个体认识的发生、发展也是按照从具体到抽象、从简单到复杂的方向进行的。空间比时间更具体、简单,更容易把握,所以才造成了这种情况。在这里,个体发生学上的规律实际上反映出整个人类时空观念发生上的规律。

时间和空间在人类的生活尤其是早期人类生活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从人类最早的生活实践来看,人类生存和发展首先要面对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人们在生活和劳动中必须随时确定自己和客观事物的空间位置关系,“前、后,左、右,上、下”等必须分得清清楚楚,否则就无法逃避危险,无法生存。所以,空间观念也就在这时得到持续的激发和加强。而时间感在某种意义上则不是生存的必要条件,事件(而非事物)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必须借助于对天体运行、季节和气候变化、动物迁徙、植物生长以及其他各种运动的长期观察和体验才能得到认识和确认,而这种长期的观察和体验是人类进化到较高阶段,对生活提出了较高需求的时候才有可能发生的。早期人类为生存所进行的各项活动,主要是一些时间短、规模小的活动(如采集、狩猎)。这些活动对于空间感的依赖性很强(必须知道采集的地点和路线、狩猎的方向才能保证这些活动的成功并尽可能地减少危险、扩大收获),对于时间感则没有什么依赖性。只有在畜牧业、农业这样周期长、规模大的活动产生之后,人们才有必要建立起较为精确的时间概念(必须掌握季节变化的规律,知道一年中播种、收割的最佳时机,了解家禽、家畜的长期的生长繁殖规律)。而人类社会正是先有原始的采集、狩猎活动,后来才有了畜牧业和农业活动的。人类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的发生顺序,也必然是由这种社会发展的顺序所决定的。

在表达对于时间和空间的认识和感受时,空间比时间更具体、更容易感知。在用比喻来表达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时,我们可以看出二者的区别。众所周知,比喻的目的是要描写和表现本体,使之更形象生动。所以,人们一般都用比本体更加形象、具体、更为一般人熟悉和了解的事物来做喻体。自古以来,我们可以见到大量脍炙人口的以



时间形象做本体、以空间形象做喻体的比喻。古代的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庄子》）、“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轼）。到了现代，仍是如此。如“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俗语）。与之相反，以空间形象为本体、时间形象做喻体的比喻则几乎找不到。比喻只是一种语言现象，人们也许是不自觉地创造了这些比喻。但是语言又是思维的直接现实，语言现象总是与人们的思维特点联系在一起。像比喻这样看似不自觉的行为却不约而同地反映了我们所指出的人类思维上的特点，即人们总是先对空间形象产生明确而具体的认识，然后以此为根据才建立起对于时间的比较抽象的认识。表达上的难易程度的差别也是造成时空观念不平衡性的原因之一。

三 从空间观念到时间观念的发展途径

从文化人类学现有的大量材料来看，人类的空间观念来源于太阳。由于太阳在早期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人们很早就对太阳产生了崇拜。对太阳的崇拜又使人们对它有了更多、更细致的观察和观测。由于太阳可能出现在天空中的不同方位，人们由此产生了以方位为代表的空间观念。于是，从对太阳的崇拜发展出对于空间方位的崇拜。如德国人类学家利普斯《事物的起源》中提到：“巫术行为中最重要的一种是用火作为象征，加强太阳的力量……墨西哥的火神，就称为‘四方的主人’。”叶舒宪（1992）在讨论神秘数字“四”时也指出：“人类通过太阳的运动规则确立了最初的空间意识和思维结构。”

由于太阳在天空中不同方位和位置的变化是周期性的，所以由于太阳而建立起来的空间观念就进一步发展而产生了时间观念。人类时间观念发生史上的第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日”。日就是太阳，当它成为时间单位后，就表示太阳从东升到西落所花去的时间，即“（一个）白天”，进而又表示“（一）昼夜”。即便到了殷商时期，人们还是习惯根据一天当中太阳所处的不同位置来切分和确定时间，如甲骨卜辞中的“中日”、“日中”指中午，“旦”指日出之时，“各日”（落日）、



“昏”指日落之时，等等。古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习惯，至今还在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延续着。

人类空间观念建立起来之后，就从对太阳的观察和观测发展到观测月亮及其他天体的运行规律。与之相对应，人类的时间观念也从简单的时间单位“日”进而发展出更多的时间单位。比如，由对月亮的阴晴圆缺的周期性变化的观测产生了时间单位“月”。对于岁星的观测使人们有了比较精确的“岁”即“年”的概念。《说文》：“岁，木星也，越历二十八宿，宣遍阴阳，十二月一次。”发展起来了的时间观念使人们对于时间的精确性产生了更高的要求，这又反过来推动了天文观测的进一步精确化。《尚书·尧典》记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人类空间和时间观念的产生都离不开记忆。原始人记忆的对象首先是空间形象和空间位置关系。空间记忆的深化和抽象化便产生了时间的记忆。人类个体的记忆是一种生活经验的整理，而人类群体记忆则成为历史经验的延续。无论个体还是群体，都是在生活经验和历史经验之上成长和发展起来的。由空间观念发展到时间观念的顺序，就是人类心智成长发展的顺序。

时间观念不仅是在空间观念的基础上产生，而且在产生之后，它也一直对空间观念有很强的依附性。长期以来，人们要借助空间来给时间定位。上文所引《尚书》中的文字是对上古人们观象授时的较早记载。后代的历法几乎从来没有脱离天文观测，也即对于天体空间位置关系的变化的观测。叔本华曾列举时间和空间相对应的二十八个特性，其中第十八条是：“时间不能通过自身而被直接测量，只能通过时间和空间中的运动间接地测量：比如，太阳和钟表的运动测量时间。空间可以通过其自身而被直接测量，也可以通过时间和空间中的运动间接地测量：比如，一个小时的行程，以光年表述恒星距离。”（转引自吴国盛，1996）

只是到了现代，人们对时间的精确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才使得人们不再以天文学的观测资料作为标准时间的最终尺度，也就是说，时间可以不再靠空间来定位了。如国际单位制中规定“秒”的定义是铯原子基态的两个超精细能级间跃迁所对应的辐射的 9 192 631 770 个